

藏缅语动量词的句法特征和语义多功能性*

戴宗杰

[提要] 动量词是藏缅语一个重要的、表达动量意义的词类。本文从句法和功能两个层面对藏缅语动量词进行研究,揭示其句法特征和语义多功能性。

[关键词] 藏缅语 动量词 句法特征 语义多功能性

动量词是藏缅语一个重要的词类。在句法方面,动量词具有较高的句法强制性,绝大多数藏缅语表达动量意义都必须借助动量词;除与数词组合为动量结构外,动量词还可以受疑问代词、指代词、副词等成分的限定或修饰。在功能方面,动量词具有语义多功能性特点,除对动作行为进行计量的基本功能外,还具有指称、转指、定指标记等语义功能。

一 动量词的句法特征

藏缅语在对动作行为进行计量时,会强制要求动量词参与。在不同的藏缅语中,动量词与数词、动词构成不同的语序类型。此外,动量词还可与疑问代词、指代词、副词等成分组合,受其限定或修饰。

(一) 动量词具有较高的句法强制性

绝大多数藏缅语都已经产生了动量词。只有崩尼—博嘎尔语等个别藏缅语,由于动量词发展不充分,仍用数词直接表示动作行为的量;嘉戎语、玛曲藏语等少数藏缅语,虽然动量词相对较为发达,已成为表达动量意义最主要的形式,但当数词为“一”时,仍可以直接与动词组合进行计量。其他藏缅语均以数词和动量词组合为动量结构来表示动作行为的量。

蒋颖(2009)根据名量词的发达程度,将藏缅语分为两类:名量词准发达型语言和名量词不发达型语言。彝语支、缅语支语言是名量词准发达型,名量词的使用一般是强制性的;而藏语支、景颇语支语言是名量词不发达型,名量词(特别是个体量词)的使用则是非强制性的,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用数词来表示事物的数量。

相较于名量词,藏缅语动量词的起源较晚(戴宗杰 2015),但除个别语言外,动量词在表达动量意义时不能省略。戴宗杰、李文琪(2016)对 34 种藏缅语族语言(方言)进行的统计显示,22 种语言(方言)的名量词具有句法强制性,其余 12 种语言(方言)在表示事物数量时,不强制要求名量词的参与;而动量词具有句法强制性的有 31 种语言(方言),只有玛曲藏语、嘉戎语、崩尼—博嘎尔语在表示动作行为的量时,不强制要求动量词的参与。可

*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“汉藏语动量范畴的类型学研究(20YJC740009)”的阶段成果。感谢戴庆厦先生的悉心指导,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。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负责。

见, 动量词的句法强制性明显高于名量词。

(二) 动量词的语序类型

在有动量词的语言中, 表达动量意义通常涉及3类成分: 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(V)、表示数目的数词(Num)以及表示计量单位的动量词(CL_V)。动量词需先与数词结合为动量结构后, 才能表示动作行为的量。因此, 这3类成分的组合(下文称为“动量表达”)有以下4种语序:

A. Num + CL_V + V (数词+动量词+动词) B. CL_V + Num + V (动量词+数词+动词)

C. V + Num + CL_V (动词+数词+动量词) D. V + CL_V + Num (动词+动量词+数词)

A、B、C为藏缅语表达动量意义时实际所使用的, D在我们所考察的藏缅语中尚未发现。

1. Num + CL_V + V 语序

这种语序是藏缅语表达动量意义最常见的语序, 羌语支、彝语支、缅语支及景颇语支的多数语言均采用这一语序。例如^①:

(1) thala a-l da-tshua-i. 他/她砍了一刀。(蒲溪羌语, 黄成龙 2006:70)

3sg 一-CL DIR-砍-CSM:3

(2) a. thuu³¹ yo⁵⁵ zi⁵⁵ b. thuu³¹ phi⁵⁵ tso³¹
 一 趟 去 一 顿 吃
 去一趟 吃一顿(卡多哈尼语, 赵敏 2009:43)

(3) a. ta³¹ lai⁵⁵ ta⁵⁵ b. ta³¹ lai⁵⁵ lo³⁵
 一 下 打 一 下 去
 打一下 去一次(仙岛语, 戴庆厦等 1991:365-366)

(4) a. çun⁵⁵ hjã⁵³ wu⁵⁵ b. ni⁵⁵ hjã⁵³ łui⁵³
 一 次 去 二 次 说
 去一次 说两次(苏龙语, 李大勤 2004:109)

2. CL_V + Num + V 语序

采用这种语序的主要是藏语支语言和景颇语支的义都语。例如:

(5) wlo kor ma t̥cha tsək wzoŋ hda wua h̥ɕu re.

心 遍、次 几 记住 (助) 行 会

背几遍就会行的。(玛曲藏语, 周毛草 2003:199)

(6) t̥caŋ¹³ nam¹³ ɲiŋ¹³ om⁵⁵ t̥caŋ⁵⁵ ɕo rap¹³ thor⁵⁵ ti¹³ le¹³.

我 明天 还 (助) 次 一 去

我明天还要去一次。(仓洛门巴语, 张济川 1986:124)

(7) ŋa³⁵ na¹³ no⁵³ a¹³ku⁵³ ʒo³⁴¹ t̥e¹³na⁵³ ndzø⁵³ t̥che⁵³ ue¹³.

我 山 (位助) 次 四 熊 打 去 (已行)

我到山上去打了四次老熊。(白马语, 孙宏开等 2007:71)

^① 本文所用语料均为已刊布语料, 引证时按原标注并标明出处。其中黄成龙(2006)、时建(2009)使用的缩略符号为: 1sg (1st person singular, 第一人称单数); 3sg (3rd person singular, 第三人称单数); CL (classifier, 量词); CSM (change of state marker, 状态变化标记); DAT (dative marker, 与格标记); DIR (directional prefix, 方向前缀); EXP (experiential marker, 曾行体标记); NTP (non-topic pronoun, 非话题代词)。

- (15) nu⁵⁵ ni⁵⁵ a⁵⁵na⁴⁴ tɕhu⁵⁵ khi⁴⁴si³³ zi⁴⁴?
 (话语标记)您 什么 阵 开始 穿
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穿? (赵庄白语, 赵燕珍 2012:148)
- (16) nan¹³ rap¹³ hap⁵⁵tur⁵⁵ te¹³wa?
 你 回 几 去
 你去过几回? (仓洛门巴语, 张济川 1986:42)
- (17) a⁵⁵pɔ³¹ ni⁵⁵tʃi³¹ ɔ⁵⁵ kha⁵⁵te³¹ yo⁵⁵ tu³¹?
 爸爸 弟弟 (宾) 几 次 打
 爸爸打了弟弟几次? (卡多哈尼语, 赵敏 2009:152)
- (18) nɿ³¹ py³¹tɕi⁴⁴ va⁴⁴ ŋu⁵⁴pø⁴⁴ tɔ⁴⁴ le³³ tɔ⁴⁴ a³³ŋja^{31/53}?
 你 北京 (助) 几 次 去 (助) (助)
 你去过北京几次了? (基诺语, 蒋光友 2010:93)
- (19) kã³¹te³¹ laŋ³¹ sa³³sa²⁵⁵ni⁵¹?
 多少 次 去 (句尾)
 他去几次了? (景颇语, 戴庆厦、徐悉艰 1992^①:130)

个别藏缅语在对动作行为的数量进行提问时, 除疑问代词和动量词之外, 还需要添加数词“一”。例如:

- (20) naŋ³³ kha⁵⁵na²³¹ zi³¹ kuŋ³⁵ la²⁵⁵ wa³³ kəu³³?
 你 多少 一 次 来 EXP 了
 你来过多少次了? (梁河阿昌语, 时建 2009:227)
- (21) tsu³³man^{31/55} kha⁵⁵na²³¹ ta³¹ ŋut^{31/55} tɕa³¹ xəu^{33/35}?
 老人 多少 一 口 吃 了
 老人吃了几口? (梁河阿昌语, 时建 2009:227)

2. 动量词与指示代词的组合

藏缅语的动量词可以受指示代词的限定。当所指称的动作行为的数量为“一”时, 通常将其省略, 但也有部分语言的数词“一”必须出现。例如:

- (22) xai⁵⁵ a³¹lai⁵⁵ lo³⁵ xo^{255/31} sai³¹va⁵⁵ a³¹su³¹ n⁵⁵ li^{31/51} o³¹.
 这 次 来 的 话 从 前 像 不 是 (助)
 这次回来看到的完全不像以前的了。(仙岛语, 戴庆厦等 2005:295)
- (23) nu³³ khie⁵⁵ tsi⁵⁵ pa⁵⁵ kie³⁵ kie⁴⁴tsu³⁵ (<tsi²¹ yu³⁵) lo⁴¹.
 这 次 (话题标记) 他们 怕 捉 朝 来 了
 这下人家来抓(咱们)了。(赵庄白语, 赵燕珍 2012:29)
- (24) ŋa⁵⁵ xu⁵⁵ thu³¹ phy³³ pe³¹tʃi³³ zɿ³³ tʃa⁵⁵ kji⁵⁵.
 我 这 一 趟 北 京 去 要 (语助)
 我这趟是去北京。(西摩洛哥语, 戴庆厦等 2009:66)
- (25) n³³tai³³ laŋ³¹ sa³³ u²³¹! 这次去吧! (景颇语, 戴庆厦、徐悉艰 1992:131)
 这 次 去 (句尾)

^① 戴庆厦、徐悉艰(1992)原例句使用景颇文, 本文转写为国际音标。下同。

(36) ŋai³³ lã⁵⁵khon³¹ laŋ³¹ kã³¹zum³³ ju³³ se²⁵⁵ai³³.

我 二 次 帮助 (情貌助) (语尾助)

我帮助(他)两次了。(景颇语, 刘璐 1984:90)

(37) fu³¹kũ³⁵ ba³¹ ŋa³⁵ thi⁵³ sy⁵³ la³¹ dza³⁵ du³¹.

福贡 (助) 我 一 次 去 (助) 仅

我只去过福贡一次。(怒苏语, 孙宏开、刘璐 1986:101)

(38) a. ək⁵⁵ ləŋ³³ jɛ³³ b. ək⁵⁵ nuat⁵⁵ tʃəm⁵⁵

两 趟 去 两 口 尝

去两趟

尝两口(勒期语, 戴庆厦、李洁 2007:116)

(二) 指称功能

藏缅语的动量词可以与指代词以及表示事件、动作的名词或动词组合, 构成“指量名”或“指量动”结构, 对动作行为进行定指性或遍指性指称。如需表达或强调所指称事件、动作的数量, 则在指代词和动量词之间插入数词。该结构一般是体词性的。

1. 定指性指称

(39) ma⁶ u³ te³ pə⁶ bə⁶ da⁵ tɛ².

仗 那 一 次 打 好 真

那一仗打得很漂亮。(澜沧拉祜语, 常竑恩 1986:64)

(40) gur³³bu³³ tʃhɿ²¹ tʃho³³

灾难 这 次

这次灾难(三官寨彝语, 翟会锋 2011:175)

(41) xji⁵¹ tam⁵¹ ɛ⁵¹

这 次 去

这次去(载瓦语, 徐悉艰、徐桂珍 1984:131)

(42) tʃhɿ²¹ tʃho¹³ ŋgu²¹ do³³, du¹³ li³³ ni⁵⁵ tʃhie³³ tu³³ vei³³.

这 次 门 出 箱子 重 两 只 拿 (助动)

这次出门, 要带两只重箱子。(三官寨彝语, 翟会锋 2011:46)

2. 遍指性指称

(43) ŋa³⁵ a¹³ku⁵³ rɿ⁵³rɿ⁵³ ʃɔ⁵³ nɔ⁵³ ue³⁵ re⁵³ ia⁵³tʃa⁵³ nɔ¹³ ue¹³.

我 次 每 街 (位助) 来 (连) 东西 买 (已行)

我每次上街都买了东西。(白马语, 孙宏开等 2007:71)

(44) ʃha³⁵ndzɔ³⁵ni⁵³ne⁵³ a¹³ku⁵³ rɿ⁵³rɿ⁵³ na¹³ nɔ⁵³ tʃhe⁵³ re⁵³ ʃha³⁵ se⁵³ kho⁵³ de¹³.

猎人 次 每 山 (助) 去 (连) 野兽 打 背 (进行)

猎人每次上山都能够打到野兽。(白马语, 孙宏开等 2007:71)

(三) 转指功能

动量词的转指功能, 是指在动量词对动作行为进行限定的结构中, 中心语成分缺省, 从而由动量词承担转指动作行为的功能。藏缅语动量词的转指功能包括数量转指、指量转指、定指性转指和非定指性转指等4种。

1. 数量转指

由数词和动量词构成的动量短语单独使用, 转指被计量的动作行为。例如:

- (45) zɪ³¹ xa^{33/35} liaŋ³³ xa³³ tɕin³³ tɕu³¹ tɕi³³ tɕɛ²³¹ tɕɛ³¹ phət⁵⁵ la³³ kəu^{33/31}.
 一 下 两 下 金竹 几 截 砍 断 来 了
 三下两下把金竹砍成了几截。(梁河阿昌语, 时建 2009:310)
- (46) pɪə⁴² tʃə⁴⁴ thi⁴⁴ la⁵⁵ a va⁵⁵ thə³³ thi⁴⁴ mə⁴⁴ pə⁴² se⁵⁵.
 布勒者 一 枪 野猪 一 个 打 死
 布勒者一枪打死了一个野猪。(基诺语, 盖兴之 1986:110)
- (47) ŋa³¹ ti³¹ pho³⁵ xie³³ go³³ po³⁵ (<pu³¹ o³³).
 我 一 次 就 挑 完 体助
 我一次就挑完了。(元江苦聪话, 常俊之 2011:159)
- (48) ma³¹ zɪ⁵⁵ tsa³³ ti³³ a³¹ tue⁵⁵ so³³ a³¹ tue⁵⁵ tu¹³ bza³¹ ŋuə³³ ia³¹!
 雨 这 (助) 一 阵 (助) 一 阵 越 大 是 (语气词)
 这雨一阵比一阵大呀!(桃坪羌语, 孙宏开 1981:144)
- (49) tə-tɕha tə-rmi pərjə kɛi sat na-kə-tɕha-s nə-ŋos.
 一 次 人 百 去 斩杀 (前缀) (前缀) 能 (后缀) (前缀) 是
 (他) 一次能去斩杀百人。(嘉戎语, 林向荣 1993:333)

2. 指量转指

由指示代词、数词(数词为“一”时在部分语言中可省略)和动量词构成指量结构, 转指某个(些)动作行为。例如:

- (50) xai⁵⁵ a³¹ lai⁵⁵ nɔŋ^{55/31} te⁵⁵ tsi³¹ ʂu²⁵⁵, nuŋ³¹ lai⁵⁵ n⁵⁵ ʂu²⁵⁵ ka³⁵ o³¹.
 这 次 你 (宾助) 给 喝 下 次 不 喝 能 (助)
 这一次我让你喝, 下一次不可以喝酒了。(仙岛语, 戴庆厦等 2005:286)
- (51) xy³³ pɔ³³ (i³¹ ŋju⁵⁵ pɔ³³) jɔ³³ mu³¹ pha³¹ ɛ⁵⁵ ja³³ tsha⁵⁵ a³³.
 这 遍 (这 遍) 好 好 地 唱 (语助)
 这遍要唱好。(泰国阿卡语, 戴庆厦 2009:41)
- (52) tai³³ laŋ³¹ zai⁵⁵ sai³³.
 那 次 是 (句尾)
 是那次。(景颇语, 戴庆厦、徐悉艰 1992:131)
- (53) the³³ thi³¹ xua³⁵ ma⁴⁴ nia⁴⁴ nu³³ pu³⁵ pu³⁵ gi³³ ŋo³³.
 这 一 次 (助) (连) 你 白白 去 了
 这一次你白去了。(傈僳语, 徐琳等 1986:91)
- (54) ko³³ i⁵⁴ na^{54/33} tsa³³ zu³⁵ sā⁵⁵ ko³³ ti³⁵ zɪ³³ xu^{33/35} tsha^{55/33} thi³³.
 他 这 一 次 又 三 个 第一 跑 得
 他这次又跑了三个第一。(仙仁土家语, 戴庆厦、田静 2005:340)

3. 定指性转指

一些藏缅语可以用动量词单独充当名词性短语的核心, 转指某个特定的动作行为。例如:

- (55) a. tai³³ ʃa³¹ loi⁵⁵ na⁵⁵ laŋ³¹ b. mā⁵⁵ ni⁵⁵ na⁵⁵ laŋ³¹
 那 时 候 的 次 昨 天 的 次
 那时候的那次 昨天那次(景颇语, 戴庆厦、徐悉艰 1992:131)

(56) vu³³, ku²¹ de³³ ŋu²¹ thi⁵⁵ yo³³.

趟(停顿) 走 (补助) 我 累 很

(这) 趟, 走得我很累。(三官寨彝语, 翟会锋 2011:62)

4. 非定指性转指

个别藏缅语的动量词具有非定指性转指功能, 在中心语缺省的结构中可以转指被计量的非特定动作行为。例如:

(57) a⁴⁴z¹bo³³ 一大阵(下雪)(喜德彝语, 陈士林等 1985:119)

大 阵

(四) 定指标记功能

个别藏缅语的动量词具有定指标记功能, 即动量词单独附着于体词性词语, 标识该体词性词语所指称的动作行为是有定的。例如:

(58) pe²¹təiŋ⁵⁵ vu³³ ku²¹ de³³ ŋu²¹ thi⁵⁵ yo³³.

北京 趟 走(补助) 我 累 很

这趟北京走得我很累。(三官寨彝语, 翟会锋 2011:104)

三 结 语

藏缅语动量词的产生虽晚于名量词, 却具有更高的句法强制性, 在不同语言中表现为 Num + CL_V + V、CL_V + Num + V、V + Num + CL_V 3 种语序类型; 除与数词组成动量结构外, 还可受疑问代词、指代词、副词等成分的限制或修饰。动量词的语义功能较为丰富, 对动作行为进行计量是动量词的基本功能, 一些藏缅语的动量词还具有指称、转指、定指标记等功能, 呈现出多功能性特征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常竑恩主编. 1986.《拉祜语简志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2] 常俊之. 2011.《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》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3] 陈士林、边仕明、李秀清. 1985.《彝语简志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4] 戴庆厦. 2012.《景颇语参考语法》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5] 戴庆厦主编. 2009.《泰国阿卡语研究》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6] 戴庆厦、丛铁华、蒋颖等. 2005.《仙岛语研究》,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.
- [7] 戴庆厦、黄布凡、傅爱兰等. 1991.《藏缅语十五种》,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.
- [8] 戴庆厦、蒋颖、崔霞等. 2009.《西摩洛语研究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9] 戴庆厦、蒋颖、孔志恩. 2007.《波拉语研究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10] 戴庆厦、李洁. 2007.《勒期语研究》,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.
- [11] 戴庆厦、田静. 2005.《仙仁土家语研究》, 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.
- [12] 戴庆厦、徐悉艰. 1992.《景颇语语法》, 北京: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.
- [13] 戴宗杰. 2015.《藏缅语动量词形成的动因和机制》,《汉藏语学报》(第8期)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[14] 戴宗杰、李文琪. 2016.《藏缅语动量表达的类型与动量词的句法强制性》, 载阿不都热西提·亚库甫主编《庆祝戴庆厦教授80华诞文集》第70-77页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
- [15] 盖兴之. 1986.《基诺语简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16] 黄成龙. 2006.《蒲溪羌语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17] 江 获. 2005.《义都语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18] 蒋光友. 2010.《基诺语参考语法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[19] 蒋 颖. 2009.《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0] 李大勤. 2004.《苏龙语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1] 林向荣. 1993.《嘉戎语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[22] 刘 璐. 1984.《景颇族语言简志（景颇语）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3] 欧阳觉亚. 1985.《珞巴族语言简志（崩尼-博嘎尔语）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4] 时 建. 2009.《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[25] 石毓智. 2006.《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[26] 孙宏开. 1981.《羌语简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7] 孙宏开、刘 璐. 1986.《怒族语言简志（怒苏语）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8] 孙宏开、齐卡佳、刘光坤. 2007.《白马语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29] 徐 琳、木玉璋、盖兴之. 1986.《傈僳语简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30] 徐悉艰、徐桂珍. 1984.《景颇族语言简志（载瓦语）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31] 翟会锋. 2011.《三官寨彝语参考语法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[32] 张济川. 1986.《仓洛门巴语简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33] 赵金灿. 2010.《云南鹤庆白语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[34] 赵 敏. 2009.《墨江哈尼族卡多话参考语法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[35] 赵燕珍. 2012.《赵庄白语参考语法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[36] 周毛草. 2003.《玛曲藏语研究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[37] 朱艳华. 2011.《载瓦语参考语法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
Syntactic Features and Semantic Polyfunctionality of Verbal Classifiers in Tibeto-Burman Languages

DAI Zongjie

[Abstract] The verbal classifier, an important lexical category in Tibeto-Burman languages, expresses the quantity of actions and acts.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ntactic features and semantic polyfunctionality of the verbal classifi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ntax and function.

[Keywords] Tibeto-Burman languages verbal classifier syntactic features semantic polyfunctionality

(通信地址: 264025 烟台 鲁东大学文学院/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)

【本文责编 胡鸿雁】